

樂城集

冊九

欒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
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
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
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
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
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
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爲
手足尊之重之以爲著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

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
自力蓋亦何疑尙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于茲召節亟還辭章繼入
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孰
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歸總環衛本以次
遷懇避節旄再形謙請顧成命之不反宜就職以無
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尙之位安然無作則
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

鎮羣動之樞不勞施爲以憊筋力今者初畢元祀遽
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旣重披閱爲疑方
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
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
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
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旣進退之兩得謂始終
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
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
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
文子以配天神人旣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孰尸厥

功顧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禋祀燮和鎮撫卿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德贊襄之益國有成憲時錫寵章其罔復辭勉服休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永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祇受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祇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祠凡執豆籩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

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羣后在廷卿奉祀濮園首帥宗子相我熙事不忘肅雍逮茲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莫回成命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餘本緣升侑之慶祇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成于顯相雖駿奔走執豆籩皆被其澤矣而况於王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

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勤雖欲不居
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難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
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
首

覽表具之吾祇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
然熙事告成大霽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爲羣臣之
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
得旣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
懿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
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

卿侍祠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豈獨潔己固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貴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顧享者耶辭至于再深所未喻尙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佶似偲免恩命不許不允批荅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畢見元良之盛大霈寰寓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同之朕有事于合宮徼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惠澤豈予諸弟之

親而有不遍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居王公之尊典禮旣行爵命自至茲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孰若居寵而知畏祇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歷世不決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予諸弟之賢弗迪前人之訓祇朕寵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爲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

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爲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祠勞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遺一夫苟將獨辭何以率衆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閑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鎮靖吏士折衝蠻夷苟誠能之尙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穹之降福縻好爵以廣恩非獨爾私尙將何避若夫闡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旣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今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
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
公苟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
爲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罄四海之來祭雖祖考
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
直諒不倚成我熙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
已行之命其罔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
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
喻矧成命之不反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

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昊穹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濡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礪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墜卿自祖宗之世兼將相之權得謝神考之朝既履師臣之貴老而復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命士之寵兼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冲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

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宜尚體眷懷毋復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

以幹國之蠱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况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稱道不亂擢實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皆力行而不悔矧今久旱傷稼憂在阻飢豈以菲食逾旬指爲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尙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時不雨天之告戒已深因旱責躬朕之誠意未怠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禾黍無必穫之理卿等遽陳誠請求復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復神母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端舉舊章須歲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復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
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祈上將答於天心下以慰
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
深斯民鰥寡之幸在吾祗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
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久愆方
歲事之多虞姑復少俟苟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
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獲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
干陰陽之和去冬以來時雨弗若譴告之久逮今半
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雨而足永惟朝會之禮百
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
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黼辰之盛

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以兼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零而得雨牟麥旣傷田雖可耕禾黍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不違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旣至秋稼稍蘇卿等遽與庶官求信前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暘爲譴奔走祠望降黜典常亦旣逾時僅而獲雨永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充庶幾終歲之登成未免茲心之怵惕虛治朝之列位損內饗之常羞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爲

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消雨雖應祈而怠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却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之設雖勉強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尙賴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爲災甘澤未遍朕祇率舊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

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旣用僉言正坐食珍不改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政謹備常若水旱之來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祇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永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袞齋殿幄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大祀穆然重屋

之邃煥乎右坐之嚴祇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宮祇事上帝將儀式於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誠盡於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有告勞以須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繼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

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粢盛之奉羣心
祇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盡純誠外殫庶物遂舉多儀
之盛何慙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絜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
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
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瀆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承議
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敢昭告

于尾宿星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
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
幸開塞之協宜尙饗

景靈宮安鐵冰窗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
帝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插班管勾景靈宮趙世
長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靈宇邃嚴周渠捍密有司
繕故以時易新旣命涓辰敢告經始尙饗

後苑祈晴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尙當後苑譚展
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
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

塗潦爲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斂積雨之祥
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
謹言

太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
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議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
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睿
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飭工繕治選日告
虔棟宇益堅威靈無竦尙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尙當後苑譚展等請僧三七人
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

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慙貽我
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淨壇庶使
鍾梵旣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
豈獨微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
郎充集賢校理守尙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
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
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尙祈甘雨克
畀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尙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

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存尚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夙設容御攸存屬當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尚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嗣天

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屺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霑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嗣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摯敢昭賽于昊天上帝伏以旱始于冬牟麥旣病勢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益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霽流羣槁復作民有望於饘粥國無廢於粢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為生神以民為主亢陽為厲顧多匪德之慙靈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嶽瀆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暘民既艱食賑倉廩而何救殫雩禱而莫聞雖懷閔雨之誠顧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復生麻菽可藝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雨之至尚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
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
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
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
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于中禁祓除祕殿祇
埃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奠幣冀釐事
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

珍傲宋版印
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
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
上帝遵道家之祕籙先祓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違
誠悃錫茲祉福畀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
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
道士二十七人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
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兵役旣興民力重
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遏橫
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偁請
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
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
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
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
功泥潦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實司陰陽之
權廓清繁雲煥發朝日屈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
收斂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永望霄極祇薦勤誠無
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
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
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伏以因聽政之堂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
禮成不違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之餘
祇被禁塗遠逆真馭誠心上達微供獲陳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
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宮
獲成嚴父之志薦誠祕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既修

真貺斯格肅然神光之下悅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
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管勾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
興殿開啓雅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
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司命保
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寢
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
嚴茲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

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
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
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
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
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
天尊大帝伏以靈德常新威顏有耀儼若斯民之望
恍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卽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

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張懷寶請道士二十七人於□□□開啓謝雨道場晝夜設譙分位恭賽于□□□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顧精禱旣格神應不違牟麥復存禾黍可望永惟千里之澤豈獨一人之私尙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
麥旣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咎
之誠不敢自赦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
澤之滂流尙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無
任懇倒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
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三館祕閣臣李永言
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
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伏以常暘爲虐夏已及中精禱未孚雨不逾尺麥
雖粗入未足以充八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埃三日
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
俄頃慈閔衆庶覆護邦家招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

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
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絜誠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誠祗被中禁企
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忽悅攸通福祥來暨冀
奠玉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違上下蒙慶臣
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游至河流灌盈溢於北都之南疑有東
行之漸亟興兵役永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
流之勢浮議一定疲俗再安覲洪造之無私庶微衷

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
而既舉顧菲薄之何有賴真聖以爲依祇按靈科絜
齋祕殿仙遊降格神貺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
物之定眇然微悃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祐下民眷真宇之靚深儼粹容
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新既祇薦於科儀期
永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
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福千世以無疆邃宇穆清延萬靈
之景從肇新遺像祇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
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雨千里同憂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
禱既應多稼獲存饘粥之餘倉廩攸實仰憑道供少
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旱暵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
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溥施甘澤之慈禾黍復生困

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脫
落時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
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鞏固殿瓦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
落恭擇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竦臣無任
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微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
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僊真之垂祐歸依靡極
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
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昊穹之貺升侑文考
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
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宮寢崇深廊廡缺圯敢涓良日祇命衆
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

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謹言

樂城集卷第三十四

奏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奏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

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
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
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
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
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
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
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
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
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
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
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
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
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

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
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
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
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
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
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
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
興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
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
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
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
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
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

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輒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收大曆

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

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柰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

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

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旣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

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
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
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
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
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
布於外兇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
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
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
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
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
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
欲幸孰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
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
論迂疎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
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
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
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
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令入差遣使得
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
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
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
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

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閒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

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

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
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
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
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
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
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
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
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
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
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
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
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
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怒諫

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

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旣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旣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旣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

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

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

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畫一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之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

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旣知其不可用而

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
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
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
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
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己
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
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
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
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
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
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
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

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暮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將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輒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

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卽取願還卽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

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
鄰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
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
相迨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
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
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
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
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
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
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
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

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
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
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
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
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
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
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
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
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
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
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
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
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

猶不免於貪而况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賂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

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旣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旣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旣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
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
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
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
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
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
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
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
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魏
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
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
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
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

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
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
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
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
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
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
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
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忝
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埃
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樂姓樂崇第三十五

五三

精煉器具煉奏關外勤煉昔

文人法容獨幽言請煉才若亦其深固固

百煉變製製不灰以夫天下文心獨

欒城集卷第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之十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

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備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卽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旣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閒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旣

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旣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

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十五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
意未荅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
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
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
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
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
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
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旣得之
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
沒家產枉械生蠶虱而不得脫者臣願陛下降哀痛
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

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况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

有毫髮之意則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
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瀘
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賦
稅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
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
廷雖累行戒飭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卽
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
吏具事由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十六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
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
害較然其間免役所係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
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

料此事旣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旣見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卽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

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
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
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卽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
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
苟大法旣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
備臣疎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
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
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
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
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
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

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
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
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
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
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
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
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
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
郭單丁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
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
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

二十四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

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熙河等
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
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
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
狹始有權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
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
掇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
醜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
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
爲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
然循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
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
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

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迴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掙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

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卽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一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

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
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
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爲生自官權茶以來
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
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權茶至今遞
年所估價例對定卽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
米高估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
卽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旣發茶戶納茶
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元
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
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
往往却僞作園戶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己近年邛
州嘗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賂
不賫指教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
出賣者

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權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卽賣權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和買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瓷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月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

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權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爲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

閱劄子奏茶司全年課利內有一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

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

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

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峻惡般茶至陝西

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

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

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

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即不曾雇人

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

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

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

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

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馱計四百餘斤

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

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權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

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

事卽乞先弛權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

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

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權茶以前及權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陝西沿路酒稅務歲

課較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

息錢食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權茶可罷灼然易

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

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衰斂一一如數

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

稅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卽止約有利一百

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

費約三四十萬貫卽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

得八十萬貫

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得

及此

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爲

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卽不曾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爲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

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
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權
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
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
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
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
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
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
得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季
聞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
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易一

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迤邐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卽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

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况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尙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

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
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
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
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
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
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
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
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
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
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
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

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旣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尙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略振活其老

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卽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

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旣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况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續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疎略差悞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

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勅立免
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
名人以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
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
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
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
賣坊場許人添價爭剗致送納不前之弊
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
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
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
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
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
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

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剗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尙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是或否而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却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

出賣卽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
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
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
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卽未委召募官員軍
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
卽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爲害不
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
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
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
今若全不令出卽此農民反爲僥倖若依
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
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

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並據見今
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
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
椿留準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
千及歲收斛斛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
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
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
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
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為允當
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
差鄉戶充役後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子
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

卽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百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旣以爲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卽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爲差雇代役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此後乃傳於後代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欒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
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
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
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
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
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
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
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
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閔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卽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
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
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
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
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
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
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
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
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
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民之急不當如此
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

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

濟者卽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
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

所委官
司前項

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

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
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
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卽與放免如通計未及
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
尙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卽權住
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勅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卽免
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
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
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
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
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
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
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
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盜賊所失轉大雖
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
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
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
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糶糴之本每歲於淮
南側近趁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

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
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
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
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
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
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
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
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
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爲羨餘進
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
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
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
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

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爲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泚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瀦蓄雨水以備清泚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泚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卽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鈎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

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
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
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
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
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
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
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
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
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
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
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
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訶巧作遷延

以求細密被賞者晞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尙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極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

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尙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尙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實關司勳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舍破白直并宣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

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
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
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
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
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
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
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
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
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
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
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科場事狀

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懣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九月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
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
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
尙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
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
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
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
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
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
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
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

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
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
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
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
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
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
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
字衆謂此法旣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
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
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
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
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
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

坊場旣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
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
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旣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須
充以次免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
人戶久爲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
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然臣竊聞
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
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大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旣
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
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
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
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
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

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疎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卽非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旣別不支用卽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卽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

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
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
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
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
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
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
槊擊刺弓弩斗刁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
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
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

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部往卽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
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
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
今聞朝廷卻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
專使按權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
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
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
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
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
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
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
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
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糶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

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

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洽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祀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

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

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

內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
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
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
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
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
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
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
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實
長久之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

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留杜紘
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
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課利
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
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
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
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
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
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

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
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
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
前有公使廚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
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
恬不爲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
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旣已復行差役除
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
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
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旣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
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
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

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
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
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
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
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
立異之人佗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
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
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
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
舊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
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
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
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七